

旧时光里的摩托

袁玉君

父亲第一次骑着那辆红色铃木TR125回到镇上的时候,几乎半个镇子的人都来围观。很久之后我才知道,那是父亲人生中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。

乃至后来,我回想起自己的整个童年,甚至是青春,都是在父亲的摩托车后座度过的。

我读的小学正好在离家步行不到20分钟的距离,每次学校预备铃响起,刚吃完早饭的我,会马上冲出院子,这时父亲则会提早骑着他的摩托在门口候着,然后带着我一溜烟奔向学校。

有时候,他会停下车转身把我放在驾驶座前头,后座捎上一两个跑得气喘吁吁的小孩。他骑车时下巴刚好轻轻抵着我的头顶,我甚至能听到他“扑通扑通”的心跳声,耳后传来小伙伴的感谢,我心里温暖又自豪。

初中我去了县里的一所寄宿学校,只有周末能回家,父亲每周五都会骑着他的摩托在校门口等我,风雨无阻。

不过那时候,学校已经没有羡慕我的小伙伴,大部分同学家都有摩托车,有些条件好的同学,父母甚至都已经开上了四个轮子的小轿车。大家的摩托有各种各样的新潮款式,在众多铮亮的新车面前,父亲的旧摩托慢慢失去原有的光泽。

等我去市里读高中后,基本一月才回一次小镇,大学则是去了离家很远的北方城市,基本是一学期才回家一次,越大,离家反而越来越远,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

大二那年,我提着行李箱,在县里的火车站等父亲来接我,那时的父亲,已经开上了小汽车。当初那抹承载着我许多回忆的“红色”,像很多其他东西一样,不知不觉中淡出了我的生活。

直到2019年搬新家的时候,父亲特地嘱咐我租辆中型货车回去。

我不明就里,印象中,老家好像没有值得大费周章搬到市里去的大件物品,但因为父亲再三强调,最后我还是临时叫了辆车。

等到了老家才得知,他是要将那辆比我年纪都还要大上几岁的旧摩托车搬去市里。我很是疑惑,母亲抢在我前头,说这又老又破又不值钱的玩意儿留着干吗,你这老头儿,不知道市里的房子,现在寸土寸金么?

父亲没有争辩,也没放弃,只是转过头沉默地看着我,自从我长大后,印象中,他总是懒得向人解释什么。

时间无声流淌,母亲的战斗力丝毫不减,我看着一言不发的父亲,仿佛看到小时候的自己,母亲的脾气就像爆竹,一点就炸,打小顽皮的我,少不了隔三岔五被她数落,那时候的父亲总能通过插科打诨或是幽默轻松化解,逗得母亲“咯咯”笑,而我也因此“幸免于难”。

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记忆里那个“孩子气”的父亲突然就不见了。

我看着院里那个被父亲用塑料薄膜包得严严实实的旧摩托,脑海中的弦突然“嘎嘣”一下断了,与此同时,涌现出许多碎片化的回忆和画面。

初中时,我曾经不止一次在饭桌



上暗示过父亲,其实不用大老远骑车去学校接我,我坐公交车回家就行,学校很多同学都是坐公交车回家。那时的父亲只是应着,可是隔周我依旧能在校门口看到他。

直到那次,摩托车在半路突然熄火,和往常不一样,那次父亲打了很多次都打不着,无奈之下,我只好下车,父亲推着它往前走,我跟在后头,看擦肩而过的校车,心里突然变得烦躁起来。

父亲有意和我聊天缓解尴尬的气氛,而我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路和慢吞吞推车前行的父亲,突然窜到他前头,生气似的跑了起来,将他远远甩在身后。

我努力回想起那天的细枝末节,竟然想不起自己当时的莽撞,是因为父亲的一意孤行,还是年少时虚荣心作祟,又或者只是因为那天的泥泞路刚好弄脏了我的新鞋。

只是这一次我很清楚,我必须支持父亲,就像他当初义无反顾风雨兼程去接我。

母亲很快就适应市里的生活,广场舞、棋牌室随处可见她的身影。与之相反的是父亲,年轻的时候不怎么干家务,老了反而每天除了买菜做饭,就是坐在前院发呆晒太阳。

父亲有段时间比较反常,有时他一大清早出门,在外面一待就是一整天,直到傍晚才回,而且每次回来的时候,浑身都是脏兮兮的,甚至还能闻到刺鼻的机油味。

直到某天,我刚出小区,看到父亲正骑着他的“新”摩托回来,我远远朝他招手,他非常兴奋地在我面前来了一个“飘移”,并打了个眼神示意已经翻新的后座。

父亲带着我在小区溜了一圈,我恍惚中好像又看到记忆中的那一抹“红色”和那个“孩子气”的父亲,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多年以前。

时光残忍地替我们淘汰了很多东西,不管我们需不需要、留不留恋,可漫漫人生长河里,总有些人和事,能抵挡岁月侵蚀,成为我们珍藏在旧时光里最美的回忆。

“谁偷吃我家的老母鸡了……”一声长长的、高八度的拖音唱腔拉开了一天的序幕。清晨,刘婶扯着嗓子骂街了。

刘婶搬个板凳,肩膀上搭条毛巾,左手拿把扇子,右手端杯清茶,坐在门前骂开了:“啊哼,今儿个我要夹人了哟!清水一边,浑水一边,泾渭分明噢,是哪个有人生没人管的噢,偷吃我家的老母鸡了?昨天早上,放鸡的时候我数几遍13对半,昨天晚上鸡上宿还剩26只鸡噢!可怜,单少了我那只心爱的菜花老母鸡噢!肯定是哪个贪吃的人偷去吃了噢!你从小缺钙,长大缺爱,奶奶不疼,姥姥不爱噢!你左脸欠抽,右脸欠踹噢;驴见驴踢,狗见狗拽噢!你是属黄狗的,欠拍;属核桃的,欠捶;属摩托的,

老母鸡丢了……

周明金

欠踹噢……”

金桂园的刘婶最擅长的是骂街,她能骂一百句不重样,能骂三天两宿,气定神闲,嘴角白沫翻飞,嗓子不哑。骂声抑扬顿挫,像是唱山歌。只要她开始骂街,左邻右舍,谁也别想安生。虽然都知道自己是清白的,但听她的语言似乎就是针对自己的。为了洗清自己,不被刘婶怀疑,大家纷纷走出来帮刘婶分析老母鸡丢失的种种可能。

“刘婶,你家花老母鸡不见了是

有点蹊跷噢!昨天也没见天上有鹰,野猫子(狐狸)大白天也不敢逮鸡吃啊!会不会被黄鼠狼拉走了?”张嫂说。

“是啊,现在到处都是齐腰深的荒草,黄鼠狼子乱窜,说不准就是被黄鼠狼子咬死吃了!”李大妈附和。

“被黄鼠狼吃了,咋没听见鸡叫唤呢?”刘婶否定了张嫂和李大妈的猜测。

“会不会是你家老母鸡打野迷了路?要不,我们帮你找找!”李婶征求刘婶的意见。刘婶也觉得李婶说的有道理。于是,几个邻居顾不上做早饭,兵分几路帮刘婶寻找她心爱的菜花老母鸡。

“鸡咕咕……”刘婶手里拿根竹竿,一边呼唤,一边扒拉着路边的荒草,看看有没有她的菜花老鸡毛,依此断定是否被黄鼠狼子吃了。

张嫂、李大妈、李婶也一人手里拿根木棍,一边呼唤,一边敲打路边荒草,希望能把迷路躲藏于草丛的老母鸡赶出来。

露水打湿了衣裤,呼唤得唇干舌燥,早过了吃早饭的时辰,该送孙子、孙女上学了,她们无功而返。刘婶觉得大家都是真诚的,都不像偷吃心爱

的菜花老母鸡的人,歉意地说:“辛苦大家了!也许真是打野迷路了,晚上我再到附近庄上去找找!”

翻来覆去睡不着,还是觉得鸡是被谁偷吃了,不然,怎么活不见鸡、死不见毛呢?

第二天早晨,刘婶又骂开了:“清水一边,浑水一边,泾渭分明噢!偷吃我家菜花老母鸡的你心虚噢!没有偷吃的你不脸红噢!我夹的是偷吃我家菜花老母鸡的人噢!看你花见花开,人见人爱,想必是人渣中的下脚料,禽兽中的次品哦……”

张嫂、李大妈、李婶都觉得问心无愧,刘婶的骂与自己无关,便各做各的早饭,各忙各的家务,早早地吃罢饭送孙子、孙女上学去了,把整个庄子留给了刘婶。

“谁偷吃我家的老母鸡了……”第三天,又是一声长长的、高八度拖音打破了清晨的寂静。“人贱一辈子,猪贱一刀子。你活着浪费空气,死了浪费土地,不死不活,你让人生气……”

刘婶每天先骂后找,总希望能找到她的菜花老母鸡,哪怕找到一地鸡毛,也能证明鸡不是被人偷吃的。一个星期过去了,十天、半月过去了,刘婶每天找到一身疲惫,无功而返。也许是骂够了,找累了,觉得无聊了,刘婶渐渐地忘了骂,也渐渐地忘了她那只心爱的菜花老母鸡。

20天后的清晨,刘婶的菜花老母鸡“咕、咕、咕……”领着一窝小鸡回来了!



(网络图)